

敬和堂集

敬和堂集卷之

敬和堂集卷之

書

謝益殿下啓

淺草文庫

德清許平遠著

祇念不佞乎遠海濱陋儒竊祿建武因得納履于
大王之庭接神明之懿胄而瞻睿哲之輝光此生遭
逢已爲甚幸其又蒙 殿下慈仁懇勤以貴下賤恩
禮隆施不一而足且也亮其小過矜其不能覆載包
涵終始成就則古賢王之高風也乎遠無慮得此於
殿下三年在郡感激既深一旦遠離懷戀殊切自

書卷之
揣迂愚不知何以爲報洪惟 殿下道隆德厚學富
才高非一善所能名狀至於溫恭禮下克勤小物周
旋縝密無有滲漏缺略之處雖當世賢士大夫無以
過之竊觀 殿下應接稍煩而施予太博上勞精神
下損財用恐力或有所不給區區之私願乞 殿下
重自節愛以培國脉於無窮其郡中士民與府中官
校俱在 殿下涵畜之中原爲一體無所分別而內
外親疎勢分少異是非情僞不易辨察非至公無我
達觀無蔽則藩籬易分愛憎滋起偶一事之違拂致

國是之混淆此其關係於 主德不小不佞等遠審
以直道開陳又委曲調停於上下之際卒荷聰聽俯
納芻蕘人心悅服而今而後願 殿下深思遐矚以
人情爲田乎化一方永爲 國家藩屏其不佞千百
世亦藉有光焉不勝祈仰懇切之至

爲李見羅上當塗諸老書

應天府府丞許孚遠謹按今奉

旨拏問原任金騰兵備按察使李材被巡按御史蘇
郁劾奏欺罔罪狀事情虛實遠在萬里職之迂昧何

敢輕置喙其間顧材爲人職所素知立心制行匪習
僞邪蒞官行政夙有風采職嘗與同時備兵嶺海見
其於軍旅之事似有專長適會地方寇盜充斥指揮
將吏防禦截殺頗中機宜甚則身履行陣之間如監
督總兵張元勳追勦倭奴于雷州三次戰捷斬馘獻
俘多材調度所致此職所目擊故當時一方倚以爲
重 廟論推以爲能而獨其氣格昂藏作用迂闊不
獲於上勇退投閒棲遲十載臺省交薦復蒙
聖明召用以是有金騰之役然而入卽其人官卽其

官也一旦狼狽失據敢行欺罔如御史所云何爲者
哉凡邊塞之臣掩罪冒功往往而有然不宜出於忠
信之士至于殺略平人詐爲夷俘戮割死屍以當斬
馘此忍心害理之極豺狼之爲也材之平生似不應
狂悖至此藉令有之必將領巧飾以欺材而材誤信
以報撫臣撫臣因以奏聞 闕下者也春秋之法責
備賢者則材之罪誠所不能辭然而律有知情與不
知情如此詐罔之極材萬萬無知情之理又聞滇南
一二薦紳公論謂蠻莫迤西二酋之攻緬夷其調度

策應實出於材以夷攻夷頗得勝算今御史以其掠冒首功併削而不錄夫有臣於此能宣昭

聖德制禦遠夷卽功不盡核略而存之以示激勸未爲不可乃重持文法蔽罪邊臣且歸功夷黨其於大體謂何職觀御史彈章之詞尤多軒輊在遊擊劉天俸以爲武弁也而稍寬之在同知宋儒等以爲屬官也而又恕之在撫臣劉世曾以爲事出不料也而特原之獨劾材欺罔不遺餘力則亦過矣御史素不聞有私憾於材大都材以虛名取忌時俗而又疎於世

故每爲僚友屬吏之所不滿或以是流謗御史御史遂深惡之耶抑別有說耶今

主上以御史言欲覈諸臣功罪之實逮而訊之於法至當竊亦聞之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此盛世事也若材之罪與功似皆有可疑者其在今日
熙朝隆盛不讓唐虞

聖度寬容同符堯舜固知賞罰輕重自有權衡所以處材與諸臣者必不失其道第材本弱質兼際衰年千里拘囚法庭拷訊儻淹禁圜遷延歲月卒就殞

滅情極可憐卽材一人不足深惜而使邊臣解體志
士興悲恐非 朝廷所以鼓舞人材托寄邊閫之意
恭遇大賢在位以道事
君進退予奪參酌謨謀無施不當此事關係亦或匪
細伏願垂神御史以執法爲能縱苛求而不爲刻宰
輔以調贊爲事雖曲全而不爲私回天之力伏仗慈
仁用拔孤危以存 國體此固職爲材平生知己哀
鳴之私而亦遠近士大夫同然之仰也職臨書不勝
冒昧懇惻之至

奉政府諸老啓

謹啓歲值太歉江以南北數千里之地靡不害饑春
來多雨入夏復旱二麥將獲秋禾未栽人情洶洶無
所待命至於流離載道餓殍相枕所至而是其狀有
不忍言者今本府具 題乞請於

上實非得已買糧救荒兼修水利借銀公帑刻期而
償此似有益於民無病於國若舊京重地米價日湧
非出倉糧數萬無以爲平糴之策而買糧一石輸銀
五錢他日給軍又爲兩便此事理甚明伏乞閣下特

爲主持促司計者題覆施行庶幾可解燃眉之急南
京倉糧見積可三百萬石兩項可糴十餘萬此中計
部皆以爲可以不煩於查議若查議往返或別持沮
格將使職等徒切憂惶坐視民之死亡而已爲此具
啓懇瀆臺端乎遠臨緘不勝瞻仰之至

啓殷召汀軍門

伏念職以驚鷲之材荷蒙仁臺知遇之厚其爲感激
莫罄名言屬者倭奴入犯嶺西以及海之南北乘以
海寇縱橫攻城破邑蓋是百年以來所未有之患非

賴仁臺在上命將出師風行雷動及委任各道假以
便宜從事則其禍患幾至於不可爲由此觀之是仁
臺大有造於地方而覆被乎我也當倭寇入犯雷州
先後兩月職以永安丹兜之賊關隘阻梗且防其西
犯不敢東行大征之事悉以聽之嶺西道李僉憲調
度當是時蒙仁臺察之以爲同心共濟不以職爲避
事也海北旣陷錦囊海南再破文昌樂會縣治失事
之罰如 廟堂所議其亦何辭仁臺乃曲爲之庇謂
其變出於不虞也已而倭奴千數悉就誅夷海寇之

撫者勦者略有次第數郡之內暫覺晏然此皆仁臺
運籌帷幄動中機宜之所致然且歸功于下如職之
無狀亦得列而叙之其不忍沒人之勞又有如此也
職今蒙恩移官閩中仰賴仁臺培植之德實出望外
顧自以爲履任以來閱歲之半與盜賊相爲終始無
有絲毫補濟於地方水陸兵防方爲整飭而未就緒
殊非所以仰體仁臺經略之盛心此身雖行此心猶
有所不能忘於左右也竊惟廣東事勢積習已久受
患方深此賈生所謂方病大瘡又苦跌盭者非有良

醫痛下鍼砭則不可治顧其間脉理猶有緩急治法
當有標本操縱運用之妙願惟仁臺更留神焉章程
所載官兵糧餉與各將領分布信地大略已盡然而
外郡事體尚多支離將領在外亦多掣肘不能如意
職以爲精兵勁卒須集於軍門之麾下屬以一二將
官使總兵衙門專督其事以課責而訓練之雖舟師
亦然然後有事調遣可稽實効且夫募兵之說至今
紛紛不一其故何也蓋征剿倭賊利用浙兵水戰利
用福兵此皆慣習歷有明驗然遠徵客兵但可聚集

於省會嚴重之地不可投置於曠遠枯寂之鄉理勢自然不可易也一省之勢如人一身元氣中實則四肢血脈亦自貫通不然將有首尾不救之患矣山賊之患控禦則易而廓清爲難海賊之患控禦則難而廓清爲易曩者略已言之使今整頓舟師氣力完備先其小者後其大者先其叛者後其招者不過一二年之間海氛可清矣海氛旣清則廣東宜別是一景象也仁臺望重朝端功茂當世知不能久滯於此然建此長策以貽嶺海無窮之安者非仁臺爲之而誰

爲之也頃聞剿倭功賞查覈太嚴從征士卒或頗有鞅望之意宜稍寬之且亟資與以慰羣情是亦鼓舞激勸之大機括也職臨行辭於仁臺過承溫語慰諭丁寧雖國士之遇無以復加感鐫肝臆此生愧不能報是以區區之私亦不敢隱伏惟鑒察前度梅關益遠光霽無任依依謹具稟差吏候謝臺端職不勝激切屏營之至

簡陳見菴憲副

海南借重高賢地方至幸乎遠頃渡海居珠崖城者

兩月見其風氣文物甚似中州顧在海外便覺荒遠
難於經略而寇盜之患近益縱橫未有制禦之長策
此所以不能無煩於明公也水陸兵防此當今之急
務或者以爲只宜陸兵而無賴於水兵者是又因刑
廢屨之論在明公運籌當自得之矣已度梅關便聞
肅此中候餘具別啓統惟照登不宣

李酋招撫一節曩者事機不得不然近見按院駁查
監軍此論大段義理法度非所以論當時事機也但
此事最後實難生曩與茂酋等爲約及嘗面諭者可

謂懇至而詳盡矣此輩若能從此解散黨與釋去兵
戈復爲良民善姓便是地方永久之福若其黨與雖
未卽散而能遵奉約束不致縱恣侵擾吾民取怒於
官府則亦將有數年之安若其擁衆自恃占據一方
憑陵官府無所忌憚則不過期月之間兵戈又將復
動矣至吾所以待之者其機亦復如是責之太嚴防
之太過輕動其疑畏之情而無以安之是不旋踵之
計也申明約束處置得宜使之有所畏懷而不敢動
是數年之安也開誠納款推心置其腹中假以歲月

之功化誨而消磨之使之化兇爲良變惡從善是永久之利莫大之功也明公其有以審此矣以公之愷悌軒豁洞燭物情其有以胥此輩而化之無難矣海洋劇寇一旦就招遂能安久其於地方省事實多幸公留意至於整刷兵防操練軍士以觀變而動自是內治之所當修不論此酋之去就也何如何如區區之私竊有所不能忘者故不揣愚昧而輒言之惟高明原亮萬萬

簡趙寧宇僉憲

鳳凰城一奉教言少慰懸企惜匆匆不盡耳濱海窮徼百務難於振飭加以疎拙其又速去將若之何高賢蒞止大展經略自當改觀因以蓋愆補過實同心之幸也地方事狀曩者粗舉以聞運用之妙悉在老丈胸中矣尚有贅語具別紙呈覽惟左右賜擇焉○一軍門章程頒布已久廉州水陸兵防至今尚未成章此宜汲汲爲之一面募兵一面請餉分督水陸二路以備不虞不容一日遲緩也○一烏兔寨水兵未足須選募福廣之兵兼以海邊蜚兵充之蜚人慣會

偷珠收之爲兵亦可潛制其姦此已試之驗也然此輩多不願宜善誘之而來彊兵募得其人加以約束操練可當福廣之兵且是土著不易從賊爲亂故可用也○一廉州陸兵一營向所謂欲以狼土兵叅之者也狼兵全不知約束兵器不善用長土兵全不諳武藝此須責令叅戎把總等官以歲月工夫著實操練之而後可其在雷州土兵亦然兵不練習與無兵同今日要務莫急於此○一陸路名色把總難得其人雷州已用指揮梁國賓廉州亦宜擇一指揮或千

戶一員用之可也世襲武弁利害切身其與遠方浪遊之士亦稍異矣○一雷廉營兵竝宜分作三哨爲便蓋所屬州縣俱三內外輕重之勢大略相當分而爲三合而爲一自於緩急有用其管哨官亦可三員而足也○一雷州營兵如分哨海安則海安堡之軍可掣如分哨遂溪則遂溪堡之軍可掣如分哨橫山則橫山堡之軍可掣遂溪橫山不在此則在彼哨守之兵不可無亦不可兼也若靈山原有陸兵二百名又近加營兵一哨其廉州永安戍守之軍斷然可掣

蘇科堂集
卷之
一
矣○一廉州原無水寨只是備倭指揮一員帶管珠池今既有水寨把總則備倭自是虛名若哨守珠池須是擇人而使不得憑軍政推選也○一烏兔寨把總本道近議專任永安對達寨地方此地可泊兵船又便於往來出入使其控制險要以禦大盜防護廉州珠池至於東西哨守珠池自是委官專責不干預把總之事把總亦不得牽制委官及擅出兵船到於珠池巡哨則彼此相制而姦弊自息矣○一兩府原改民壯陸兵宜與新募營兵一併歸營操練但不可

混而爲一致難稽查○一水陸各兵每有事故更革曠役常多然多匿而不報或報則登記循環又作正項支銷近見嶺西查覈頗嚴悉令專報本道以備操練官兵制辦器具一切緩急之用此亦事體之所宜行也○一曩者倭寇臨城全取兩水寨大小銃具爲用此不得已而偶一行之今宜及時預置守城銃具兼備火藥此最緊急之務千萬畱神

啓王竹溪撫臺

伏蒙本院札諭至再至三勉之以忠孝期之以陞遷

推心置腹靡所不至職非草木安得無知顧重違大
人長者盛心而偏徇固執悻悻求去似天地間一恠
人也當此

聖明之朝叨居清秩見知于上官取信于僚友何所
不得而必以去爲志且不能數月之淹哉抑所以爲
此者可以兩言而決一者爲親迫于至情一者自度
裁以大義老父年旣高矣頻歲病痰而濱于危殆者
屢矣此其勢恐不可以久延得蚤歸一日卽爲一日
之幸然職自去春到今憂念徬徨浹歲於此亦誠希

冀遷轉便道還家而竟不得今何可復冀也曩不幸
先慈捐背職亦先期告病而歸相隔四日不及永訣
竟夕之痛今又何忍濡滯于外戀此一官耶自

能兩全設或任大責重不可推諉而審
則致身從之雖以死勤事亦所不

不患于無人而職以中年病軀

五之則不能久曠之則不可

竝大尸

以少適其罪戾職等之

不敢言但其中

丁圖歸而以大義自

推心置腹靡所不至職非草木安得無知顧重違大人長者盛心而偏拗固執悻悻求去似天地間一恠人也當此

聖明之朝叨居清秩見知于上官取信于僚友何所不得而必以去爲志且不能數月之淹哉抑所以爲此者可以兩言而決一者爲親迫于至情一者自度裁以大義老父年旣高矣頻歲病痰而濱于危殆者屢矣此其勢恐不可以久延得蚤歸一日卽爲一日之幸然職自去春到今憂念徬徨浹歲於此亦誠希

冀遷轉便道還家而竟不得今何可復冀也曩不幸先慈捐背職亦先期告病而歸相隔四日不及永訣竟抱終天之痛今又何忍濡滯于外戀此一官耶自古稱忠孝不能兩全設或任大責重不可推諉而審已量力知其克戡則致身從之雖以死勤事亦所不辭也若乃督學之官不患于無人而職以中年病軀方困憊于考校之役復強之則不能久曠之則不可見幾而作以讓能者庶幾可以少逭其罪戾職等之已熟矣故爲至情所迫旣欲亟于圖歸而以大義自

其間宮府內外相爲煽構自非二三元老真有格君之學知人之明一段精誠從中默爲主持料理則治忽之機尚未可見翁高明以爲何如哉陸臺老出處翁爲國家愛惜老成欲畱之誠是但大臣數被論劾上未必見知於

天子下未能盡信於庶僚不亟引身而退非義也以周公元聖之德居攝之權叔父之親一被流言則避居東都以待況其下者乎古之聖賢必欲知語知默知存知亡合則畱不合則去斷乎其不可苟也起廢

拔淹此當今美意然或採虛名而不察實行且用之不當其才將來恐反爲君子之累秉銓衡者似不可以不加察焉乎遠渴欲一面台慈吐其衷耿第形迹有所不便不勝悒悒諸惟爲國爲道力崇令德以答天下以慰同心之仰不宣

簡陸五臺先生

敝同年李見羅事承我翁慈仁憐憫向自畱京遺書中朝諸老曲爲救解至再至三此乎遠所目擊而心感爲李氏祖孫爲天下士類瞻仰無窮者也頃翁晉

大司寇以來遠近同心之朋莫不延頸跂足而望翁
鼎力挽回

聖意以速解此獄然竊見去歲夏秋之間臺省連章
上聞不省秋審復奉

旨查問意尚嚴切翁於此時初入法臺初見

主上固難卒有轉移大臣納約須值機緣仁者救人
必得方便當局與旁觀殊勢實用與議論殊科乎遠
固有以深諒我翁之心矣抑李兄繫獄於今年功
有可錄罪不至死朝野公論曉然明白

主上寬仁明聖本無成心一時震怒旋就平釋遙聞
滇中罪帥厚結內援屢爲中沮之計以故外廷疏議
輒格而不行此不知果然與否然法司有翁政府有
中王二老共相與維持調護潛轉默移其間則羣小
之謀亦將可奪顧早晚視機會何如耳或罪李兄平
生自處高亢鄭陽軍變本失迂疎滇南夷功原過張
大近在繯綫之中不聞其痛自抑損以爲不善處禍
患而重訾之夫李兄招謗於下取怒於
上惡得無由然鄭陽失之於初而猶善其後不然則